



解开
希特勒自杀之谜

解开希特勒自杀之谜

〔苏〕叶列娜·尔热夫斯卡娅 著

都钟秀 译

河北人民出版社

2057/05

解开希特勒自杀之谜

〔苏〕叶列娜·尔热夫斯卡娅 著

都钟秀 译

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（石家庄市北马路45号）

河北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河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1/32 6.875 印张 140,000 字 印数：1—13,050 1986年8月第1版
1986年8月第1次印刷 统一书号：11086·98 定价：0.93元

目 录

一、夺取华沙·····	(1)
二、波兹南·····	(10)
三、通往柏林之路·····	(22)
四、柏林之夜·····	(25)
五、包围圈合拢了·····	(27)
六、4月29日·····	(29)
七、最后的任务·····	(33)
八、5月2日·····	(38)
九、戈培尔的日记·····	(42)
十、1945年5月2日晚上·····	(69)
十一、宿营地·····	(78)
十二、没有什么可靠的消息·····	(82)
十三、在“元首舱”内找到的文件及其以外的事·····	(89)
十四、漫长的一天·····	(93)
十五、这究竟是怎么回事·····	(95)
十六、没有虚构·····	(97)
十七、突破奥德河防线·····	(97)
十八、“元首舱”·····	(105)
十九、希特勒是否曾经有过计划·····	(120)
二十、苦巴旦杏仁味·····	(123)

二十一、还有一天·····	(136)
二十二、被略去的环节·····	(142)
二十三、又是玻璃管的碎片·····	(147)
二十四、决定性的证据·····	(154)
二十五、没有侦探·····	(168)
二十六、“超人”·····	(172)
二十七、二十年之后·····	(188)
后 记·····	(215)

一、夺取华沙

1944年年底，我们的第三突击部队被调往波兰，我在这支部队的司令部担任翻译。战争以来，我们的部队还是第一次乘火车行进。过了希特里兹，透过敞开的车厢门，我看见了一个被灯火照亮的小窗户，窗边还有一棵小松树，正是圣诞节呢！

三年来，我们一直行进在除了战争还是战争的土地上，而在那里，在闪烁着灯火的没有帷幔的小窗后面，存在着我所熟悉的生活，即使是沉重的、压抑的、贫困的，可毕竟是生活呀！它激起了我渴求和平的思绪。

前面就是华沙，关于这个城市我要特别叙述一番，决不能一带而过。

我们从与威斯拉城隔开的普腊加进入华沙。在通往这座被毁坏的城市的河岸上升起了寒雾。渡口的浮桥边，有一个戴四角帽的波兰哨兵在揉搓着冻僵的耳朵。被炸毁的桥有几段从水中拱起。波兰士兵们正从浮桥上取水。

河的那一边景况如何，一点也不得而知。华沙这座骄傲的城市已成废墟，那里庄严而凄惨的景象永远保留在我的记忆中。

在夺取华沙的战斗后，我们这条战线的部队便展开了胜利的进攻，急速前进。我们从矗立在道边的旧十字架旁急驰而

过，那上面挂着木板，板上贴着宣传画，画的是一个战士在蹲下系紧裹腿，写着：“到柏林去！”

途中我们接到了在 H（名字我忘了）停留一日的命令。这个居民点给我的印象是一片断垣残壁，许多小房子被打得百孔千疮，电线上摇摇摆摆地悬挂着一块灰暗的面包铺的铁招牌，脱了环的门敞开着，碎玻璃渣在脚下咯吱咯吱响。

华沙解放后的第六天，我们部队拿下了布罗姆别尔克（波兰文叫比德戈什），并继续前进，追赶退却的敌人。大街上充满了罕有的生机，比德戈什的居民倾城而出，人们互相拥抱着，哭着，笑着，每个人胸前都挂着一面红白色小国旗。孩子们竞相奔跑着，使劲地叫喊着，并为自己的喊声而高兴。他们当中许多人还不知道，自己有这么一副好嗓子。大人们呢，在那担惊受怕的、无权的、黑暗的五年中，对叫喊都已经忘却了，那时连大声说话都是不许可的。只要苏联人在街上一出现，周围立刻就围上一大堆人。人流和孩子们的欢叫声冲淡了一月的严寒与飘落的雪花，使城市显得春意盎然。

很快从法西斯营垒中解放出来的战俘：法国人、穿草绿色衣服的高而瘦的英国人都聚集到比德戈什来了。意大利人不久前还是德国人的盟友，如今也摆脱了这种羁绊，起先他们还独自在一边呆着，后来也被卷入了共同的狂欢中。

路面上，人车混杂着，俄国人和波兰士兵并肩前进，他们与解放了的各族人民手挽着手，唱起了歌……有一个双目失明的老人正从人行道上往前挤，高高的羊皮帽上插着两色的波兰国旗，袖上佩戴着黄色带黑圈的盲人臂章，他伸长脖子，贪婪地捕捉着大街上的声浪。

一个微有醉意的波兰士兵挽着两个法国中士；一个曾被

德军俘虏的美国飞行员，穿着保护色衣服，没有戴帽子，迎面拦住了所有的过路人，对他们幸福愉快地笑着。

十字路口出现了一条僻静的小巷，狂欢的热浪没有波及到这里。沿巷有一长串带着家什的人，他们有的把东西放在四轮车上，有的放在雪橇上，有的驮在背上。这是德国的庄园主，他们失去了自己的地盘，天知道现在要到哪儿去。一个穿冰鞋的波兰少年领着一群男孩儿挡住了他们的去路。一个德国老妇人，外套外边裹着一床厚毯子，努力向他解释着什么。他愤怒地用棍儿敲打着那些人的行李包袱，并且嚷道：“你为什么不说波兰语？为什么你不会说波兰语？”我抓住了他的肩膀：“你这是干什么？放开他们。”他抬起脸，眼里充满着仇恨和眼泪，对我看了一眼，确切些说，对我的短羊皮大衣和帽上的星章看了一眼，便退到一边去了。但从远处他还警觉地注视着我们；他觉得不可思议，今天，在这一切发生之后，还让德国人在这块土地上通行无阻。

狂欢的热浪又把我们带到了街心空地，欢庆自由的感情把人们联合在一起，在这一天，人们彼此之间都亲密无间。

我们不知不觉地和人流一起来到了城外，公路上迎面而来的是蓝、红、白三色长龙。当长龙离得近些的时候，我们才看出这是穿着破旧军大衣的法军战俘，他们当中还有妇女，有的裹着棉被，有的披着麻袋，有的简直就挂着破布条。这是从集中营里出来的欧洲妇女。在从集中营到城里的十公里的路上，法国人一直替自己的同行者拿着行李。虽然行李很简单，但可想而知，对于一个长期受折磨的人来说，走那么长的路，一根针都是负担。

战士中有一个人喊了一声：“自由的法兰西万岁！”法国人

都向他扑过去。一个上了年纪的爱尔兰中士，脱下了自己的宽边帽，帽子上还缀有他向俄国士兵要去作纪念的我们近卫军的星章，面对我们和法国人，用自己的语言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。

我们的部队解放了比德戈什，并把敌人进一步赶到了西边，城里只剩下我们的几个小分队。大约在第四天头上，我们得到通知：德国人准备从北面向这座城市进行反扑。

事情发生在将近夜间的时候，当时城防巡逻队亲自把他们抓到的“舌头”给带来了。这是一个冻得半死的士兵，身穿一件拖到地的军大衣，头上裹着女人的头巾，德国人常常是这样的。他稍稍暖和过来了，又定了定神，显得疲乏不堪。他脱下了军大衣，又扯下了头巾，穿在军大衣里边的是带田鼠皮领子的外套，外套下面露出了遮住大腿的紧身连衣裙，而在头巾里面则披散着干草似的头发。

原来，这是一位妇女，而不是士兵。她名叫马尔塔，从福伦德尔街 15 号一个德国妓院里跑出来的，她是和一个在她那儿过夜的士兵一起跑的。那个士兵很快就投降了，而她受不住寒冷，并不愿一个人在外流浪，就又转身往回走。后来遇上了红军的车队，车上的一个战士见这个少妇穿得单薄，冷得发抖，可怜起她来，便扔给她一件缴获来的军大衣。

下面简略谈谈她的历史。她生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，很早就失去了母亲，父亲是一个伤兵和酒鬼，再次结了婚，把小姑娘送到了孤儿院。当马尔塔出孤儿院的时候，根据纳粹新法令，必须接受考试。她要回答下列问题：希特勒是什

么时候诞生的，他的父母又是什么时候诞生的，桌子和椅子有什么区别，美洲是什么时候发现的等等。总之，问题相当多，把姑娘弄胡涂了，说错了点什么。后来又让她重新说，结果还是失败了。体格检查部门认为她身体不健全，根据希特勒的法令，禁止她生儿育女，以免给这个民族带来劣种。根据这个规定，她是不能出嫁的，只有四十五岁以上的男人才获准娶象她这样无生育权利的女人。羞辱和身体的缺陷把她抛出生活之外，她被送到了妓院里。

我们都睁大了眼睛，甚至在小说里都没有读到过这样的事情。由于我们问了许多问题，对她很关注，房间里又很暖和，她便兴奋起来了，用非常灵巧的动作松散了自己的头发。“中尉小姐，您相信吗？一个女子不能出嫁，是多么难过啊！一直到后来，我还是希望有一个年轻的丈夫。”她诅咒在布勒斯劳过的日子，在那里尽是一些建筑工人来过夜，他们又穷又脏。在这里，在比德戈什，又是另外一回事了，这里是通往东方战线的要道。“如果一个士兵获准休假，他要睡一夜的话，便会付一百马克。嘿，从战场上回来的士兵总是有很多钱。”在这里她可以积攒一些钱以备老的时候，困难的时候用，要知道，假如事情往后也那么顺利，也许，能积累点资金，以便做点小生意。

她滔滔不绝地说着，我们都沉默不语，感到压抑和怅惘。

马尔塔走了，近处某个地方传来了炮击声。

夜里敌人试图反扑，后来，我们部队和他们进行了接触并挫败了他们。由于没有得到确切情报，我们担心他们再来，并作了相应的准备。

早晨我到警卫司令部去了一趟。巡逻警卫夜里抓的那些德国俘虏——戴着浆硬的大帽子的修女爱琳娜和酒吧间的舞女希达——正在等待着检查她们的证件。修女闷闷不响地细细察看着光秃秃的墙，而希达则掀起裙子，从袜子里拿出一个小香水瓶，往手上洒了点香水，用手指在眼前晃着玩，又闻了闻手掌心，舔了舔她那大嘴唇，整理一下头上时髦的绸结子，又晃了晃玻璃的长耳坠，便开始在房间里矫健地走过来。

睡眼惺忪的马尔塔出现了，她穿着拖到地的绿色长军大衣，大衣下面露出了一双瘦腿，长袜子裹得紧紧的。波兰的工作人员把证件还给了修女，对马尔塔喊了一声，并问她地址。马尔塔怕再次被抓，便请求准许她脱下军大衣，两手提着士兵穿的大皮靴子走到桌前。

酒吧间的舞女，听她说出了以妓院多而出名的街道名称，便靠到墙上，用男子式沙哑的声音大笑起来。修女不敢笑，紧咬着发青的下嘴唇。

坐在椅子上的一个战士象对一个聋子一样地大声用俄语对马尔塔说：“小阿姨，你的职业被取消了。”并把她的证件还给她了。

一个瘦瘦的女人跑进无人的穿堂里来了，这也是一个德国难民，她在寻找一个五岁的小男孩，昨天在车站上丢失的。

当波兰的工作人员用电话和各区警卫司令部联系的时候，她便坐在凳子上，紧握着双手。

看来，此时此地她所尝受的，是战争给她带来的痛苦与灾难。

通话的结果没有带来什么好消息，那女人站起来，似乎什么也不再等待——她非常纤细而年轻，还完全是个女孩子——慢慢地走开了。看样子，她迈出门的时候是多么难受，又剩下她一个人，那么伤心，天知道她要往哪儿跑。

“啊，天哪，多冷呀！”她不禁喊道。

在夺取比德戈什之后的最初几小时里，摆满军用车队的街上还弥漫着逐渐停息的暴风雪。在十字路口，市民们正高兴地拆毁德国人的食品店。传来一条消息说，在离这儿两个街区的地方，有一个德国老太婆企图烧房子，但此时她的尸体已倒在门坎上了。一群小姑娘们在取笑一名波兰士兵，因为这个士兵正试图骑一辆女自行车通过广场，可他倒在雪里了。而另外一个要换车的波兰士兵，走在拥挤的车队中间，经过我身边时，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盒巧克力糖并递给我说：

“给你，别闷得慌！”在这几小时里，我看见那些被监禁的人从一所高大的监狱里走出来了。他们当中有一个个子不高的、瘦弱的女人，她的脸暗然无光，不漂亮，可样子很甜。我和她交谈了起来。她名叫玛丽安娜·库尼亚夫斯卡娅，波兰人，也在福伦德尔街上一所妓院里当妓女。这是一所低级妓院，到这儿来过夜的是一些被赶来修防御工事的波兰人和其他外国人。这些来客中有一个矮壮的、深色头发的、戴眼镜的人，他神情忧郁，嘴上蓄着一溜小胡子，他是比时的一个教师。他爱上了玛丽安娜，希望她离开这个地方，只要有这个可能，他马上娶她为妻。但是，根据希特勒的总动员法令，每个人都要坚守岗位，直到战争结束，所以玛丽安娜·库尼亚夫斯卡娅的请求遭到了拒绝。那个名叫阿尔弗勒德·

拉伊兰德的比利时人，忍饥挨饿，每天拿着从家里带出来的那点积蓄去赎买她，这样拖了很长一段时间。当战线逼近比德戈什的时候，德国人便开始驱赶外国工人纵队。

当比利时人的纵队被驱赶的时候，玛丽安娜跟在他们后面跑。德国押解员轰她走开，向她扔石头，用下流话骂她，用枪威胁她。她自知性命难保，但停了一会儿，又开始向纵队追去。

她被抓回来，扔进了监狱，罪名是与外国人“私通”。

玛丽安娜于出狱后第二天又来找我，我差点认不出她了。一个细心的朋友替她精心打扮了一番，头戴一顶雪青色天鹅绒宽沿帽，身穿带小毛领子的有腰身的外套。在我一个士兵的眼里，这就是非常考究的了。她跑到监狱跟前，在这个空荡荡的栗色大厦旁逛了几个小时候。在监狱的院子里，原来的波兰狱卒穿着整齐的制服在那儿坐着，他们在德国人统治下经受了考验，他们以自己的爱国主义而自豪，因为那时连这种波兰国家的监狱制服也不让保存，现在他们正恭顺地等待着还让他们继续干原来的工作。

玛丽安娜在监狱边徘徊着，她相信，如果阿尔弗勒德还活着的话，他一定会到这儿来找她的。他还真的来了，他离开了纵队，跑回到城里来了。

玛丽安娜把我介绍给他了，这是一个寡言少语的年轻人，壮实、勇敢，外表看来落落寡合。

由于准备对付敌人的反扑，比德戈什城高度地严峻起来。从莫斯科飞来了负责处理善后事务的人员。那些从比德戈什集中营出来的人，被迫在劳动纵队干过活的人，都要集中起来，以便遣回祖国。啊，在那些日子里，祖国的命运是

多么令人关切啊！俄国战俘被抛进铁丝网，倍受折磨，甚至饿死；波兰人则在集中营中受苦难；欧洲妇女集中营里偶然幸存下来的囚犯，生活在凄惨的阴影中，背上打下了黄星标记。旁边是英法战俘的集中营，那里管理制度则不同，国内还可以寄东西来，甚至还单独为他们演戏。

人们自觉自愿地从四面八方来到了难民点，希望能快点返回家乡。我们在大学里很喜欢唱的上次世界大战时的一首老英文歌救了我，歌名叫《到捷别勒里的道路是多么长》。当我必须向英国士兵讲话的时候，我就这样说，因为其他英语我一个字也不会。但只要这句话就够了，士兵们高兴地欢呼着，并附和着唱起来。

城里充满了自由解放的气氛，这气氛甚至也感染了敌人的战俘，他们也组成小组，企图到难民点去。“我们是奥地利人。”他们声明说。我不得不向他们宣布：“很遗憾，先生们，我们还在跟你们打仗呢。”

我们责令阿尔弗勒德也返回祖国，叫他不要离开难民点。整个城市已处于临战状态。

在外国难民集中的院子里，我向阿尔弗勒德转达了玛丽安娜的问候，让他独自停留在比利时旗子边。在遥远的某个地方，纵队正在德国兵的押送下行进，而他，这个唯一的比利时人，却留在比德戈什。他还是和玛丽安娜告别了，这孤零零的爱情之声被即将来临的战斗的巨大声浪淹没了。

我们即将告别比德戈什，继续前进。我们最后一次行驶在它的不宽阔但很舒适的街道上，两边是灰色砖墙的老式房子。在冬日清晨的微光中，天主教堂的尖屋顶呈现出浅黑

色。

前面有一队男人在清扫人行道上的积雪，当我们走到近处，我们看见他们外衣领子上都用粉笔画上了卐字。这是市政府的规定，在这一切发生之后，德国人应当出来清扫街道。

这是波兰人的残酷无情吗？要知道，原来德国曾强迫波兰德国化，关闭波兰学校，把波兰人赶出家门，他们乘电车只能坐后面的拖车，诸如此类，等等等等。德国人是用侮辱、饥饿和集中营来灭绝种族。我们哪能不理解波兰人的感情呢？尤其是我们，目睹了可怕的苦难、死亡和法西斯匪徒骇人听闻的破坏。

多少次我们对自己说：难道这些能不得到报应吗？难道他们不要为这些付出代价吗？难道我们不要得到复仇的满足吗？

但这些灰暗的、愁苦的身影，这些用粉笔画在人身上的特殊标志，使我产生了沉重的感觉，这种感觉至今记忆犹新。

好象，市政府的这项决议只执行了一天，让这种满足见鬼去吧，见鬼去吧！

二、波·兹·南

通往波兹南的公路，一片无雪的平原。路上有被扒光衣服的僵死的德国兵，和土地冻结在一起；有死马；我们在进攻前散发的传单，象白色的落叶一样在空中飞舞；士兵的头盔，象黑乌鸦一样布满了整个战场。有一批俘虏正在被押送途中，炮声一阵紧似一阵，我们的部队——第二、第三梯队

正在前进。炮身上挂着旗子，汽车、马车、轿式马车和行人、行人，望不尽的行人……一切都在动，在波兰的公路上缓缓行进。在一辆汽车里，有一个老头儿坐在凳上瑟瑟发抖；在路边，与汽车擦身而过的地方，有一个波兰人正在吻一个女人的手；两个戴着雪白的浆硬帽子的修女在迈着顽强的步子；一个戴黑纱的妇女手里拉着一个小男孩。

只有某些地带有雪，寒冷，路边的树干都刷上了白石灰。

在格尼兹诺城里，在一个电工的家中，我看到了一封秘密从布勒斯劳送来的信，上面用波兰文写着：“俄国人快来了吗？否则我们马上要死了。”

红军也和波兰军队一起清扫法西斯践踏过的波兰土地。

2月9日我军出的一份报纸的标题是这样的：“发抖吧，德国，俄国正在向柏林前进！”

“这片领土的主权归大德意志帝国的元首，总督也是以元首的名义而存在。”大约一年之前，弗兰克总督这样宣称说：“假如我到元首那儿去向他说：‘我的元首，我向您报告，我又消灭了一百五十万波兰人。’那么他准会说：‘好极了，如果必要的话。’元首再次强调，对波兰人来说，只存在一个主人——德国人，两个主人并列不能够也不允许存在，所以应当消灭波兰知识界的一切代表人物。话讲得很严厉，这是铁的法规”。

“总督管辖区就是波兰后备军，一个巨大的波兰劳动集中营……如果波兰人达到比较高级的发展阶段，那么他们就不再是我们所需要的劳动力了。”

“我们必须消灭一些人口，这是维护日耳曼民族的一种

天职。”希特勒这样教导自己的同谋者：“我们必须发展消灭人口的技术。如果有人问我，消灭人口意味着什么，我将回答说，我指的是消灭整个种族。我正准备干这件事，不客气地说，这是我的任务。”

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日夜兼程，摧毁敌人的防线。坦克死盯住敌人密集的防御地带，不断向前推进，以保证步兵巩固已得的胜利。主要打击力量对敌人穷追不舍，并尽力突破缺口，扩大进攻线。敌人经受不住这种迅雷不及掩耳的作战速度，便放弃城池，也来不及进行破坏，有些地方甚至连浮桥也没有毁掉。

但是，越到波兰内地，离德国国境线越近的地方，法西斯军队反抗越激烈。在敌人丢下的许多居民点，经常看到房屋的墙上写着大字——希特勒匪徒对波兰人进行灯火管制的警告：“有灯光——就让你死！”

在房屋的墙上和门上，在电车上，在机关单位和住宅，都贴有宣传画——挂在一个小人上面的一个黑影：嘘！别出声，敌人偷听！

在离波兹南不远的地方，我们曾在一所空房子里停留过。在床边小桌上的抛光镜框里，一个小男孩喜气洋洋地把双手交叉在肚子上，他的父亲，波罗的海的德国人保尔·冯·哈伊登拉伊克，在读新约和席勒的剧本。在他的写字台里放着一份文件的副本，这是1939年10月的一个夜间在德国警察保护下闯入这座舒适的住所的保尔·冯·哈伊登拉伊克提交给房主的。文件上说，根据德国市长的命令，他，波兰建筑师鲍莱斯لاف·马杜舍夫斯基，原米次凯维奇大街4